

诗
想
者

H I P O E M

雷
平
阳

旧 山 水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旧山水

JIU SHANSHUI

JIU SHANSHUI

雷平阳 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旧山水 / 雷平阳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12

ISBN 978-7-5495-9236-4

I. ①旧… II. ①雷…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94150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湛江南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绿塘路 61 号 邮政编码: 524002)

开本: 880 mm × 1 240 mm 1/32

印张: 9.5 字数: 200 千字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这些文字大多数写在2000年前后，那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山水间的行吟诗人，热爱山水，也能从山水里得到教育和安慰。尤其是云南南方山水里所发生的旧传说和新故事，它们一旦来到我的记忆中，来到我铺开的稿子上，我会成为我饥饿的灵魂无限痴迷的食物。

我相信山上和水中的神灵，也敬重道法自然的山规，在图穷匕见的工商文明时代，这差不多是我得以偷生人世的一个机密。因为相信，我有了属于自己的荒烟蔓草的生活，自己可以

鲜为人知地生活在旷野上、神话中和过多的时间里。用不着拷问，我们确是一个木乃伊式的避世者和乡村世界中的巫师或放蛊人，在脱离现实的地方，我们心最安宁，我浑身的力量最圣洁，我们的想象力和思想力也最丰饶。人们言必说未来，把创造力和探索性，连同革命的愿望，全部交付给了未知和虚无，我则在往回跑，只想跑回太阳落下的群山里去。

《旧山水》是我否定创新的证据之一。它的气氛、事物和审美都是旧的，每一个字也是旧的。它所提供的一切，一如我们曾经拥有的一张张照片、一次次的冲动和一次次的忏悔，存放在神秘的档案里。~~如果某一天，当我~~世界日新月异，我连反对的力气都没有了，只愿我记录下来场景和故事，能成为时间的骨头

和血液，~~我~~一直存在于我个体历史的出发点，
继续坚硬，继续燃烧。

雷平阳

2018年8月31日 昆明

目 录

▲ ▲ ▲

1	行路记
4	日落渡
10	杀蟒记
15	哺鼠小记
18	江水三题
23	筑路记
27	埋魂记
31	文身记
35	仙停记
39	倚邦易武记
67	南糯山记
94	杨长寿夫妇睡眠处
97	周大爷守夜处

103	村里人送葬处
106	西藏高，西藏宽，西藏远
110	饮空记
120	酒宴记
134	桧溪笔记
144	西凉山的99朵白云
154	游走的备注
158	暗色的面
162	三甲村氏族
192	屋顶上的歌者
193	梦 奸
196	乌鸦之死
203	守碇人李长根
209	放蛊人
213	丧心病狂
215	白毛记

221	自由落体
224	临终之夜
229	蜘蛛
231	山冈
234	正午
235	一座桥
237	画卷·母亲的刺绣
246	迷惑与散落
248	威信县的灌木丛
249	宋朝的病
252	庄园
258	文成山中
262	赣南七则
267	土城乡鼓舞
279	建水追忆
288	火车与菜市场

行路记

▲ ▲ ▲

我的朋友老朱，领着几个记者，从北京千里迢迢跑到了西双版纳州勐腊县的象明乡。电话里一再叮嘱，不管我在哪一座山头，一定要在第二天赶去与他们会合。更重要的是，他要我务必带上几个不同民族的手工普洱茶人，他们要做深度采访。采访普洱茶的记者，这些年来，我见得多了。他们中间，有的人带着不同的茶文化背景到了云南，不上茶山，不访茶人，找几个似是而非的所谓专家，聊上一通，便坐着飞机走人。写出来的文章，要么缺少常识，要么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更不堪的是危言耸听，极尽诽谤之能事，把好端端的普洱茶妖魔化了，仿佛环保也成了普洱茶的罪，仿佛生长了几百年上千年的古茶树不施农药就不能称之为茶了。所以，一段时间以来，看见某某递上名片，说是来采访普洱茶的记者，我立马装成白痴，或绕道走开。普洱茶之争，由商品之争上升到了茶文化之争，或说上升到了茶利益之争，陷阱多，言必失，不妨向普洱茶学习，隐身滇土，寂寂无声。

老朱喜喝普洱茶，这我是知道的，但为了以防不测，我还是又站在南糯山的山顶上，给他挂了一个电话，要他保证他带来的

人，心正，有格，无私。得到老朱肯定的回答之后，我才一一通知了这些年来我走山认识的几位茶人，有傣，有布朗，有哈尼，有基诺，四个民族。据我所知，这四个民族的先祖，加上拉祜和德昂两个民族的先祖，就可以组成普洱茶的基础性始祖群体了。几千年前，他们在澜沧江流域这一人类茶叶的发祥地，以茶为药，以茶为祭品，以茶为饮品和商品，继而把茶叶推向了整个世界。选其中四个民族的后裔接受采访，我想，尽管人微言轻，却也颇具代表性了。

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第二天早上，当我们开着一辆皮卡车，从南糯山驶向象明乡的途中，这四个人都以不同的借口溜走了。车至橄榄坝，傣族人说，他在这儿有个相好，要送点东西去给她，下车，走人，半小时不来，电话打过去，关机。车至植物园，哈尼人说，他口渴了，想喝水，下车，走人，半小时不回来，电话关机。见此阵势，我扭头望着剩下的布朗人和基诺人，两人都低着头，双手对搓。我说，如果你们两个也不想去象明，现在就下车吧。两人对望了一眼，下车，走人。两人径直走到江边，脱了衣裤，扑通两声，开始游泳。

类似的经历，我以前也曾有过。一伙人相约从曼赛镇去阿卡寨，途中，有人看见路边的橄榄熟了，停下来，吃了一捧，倒在树荫里便沉沉睡去；有人路遇猎山的朋友，朋友开口相约，瞬间便消失在原始森林之中；有人见茶山上采茶的少女，站在高高的茶树上，像只凤凰，猴子一样，很快便蹿到了茶树上……到阿卡寨时，就我一人了。传说中的阿卡寨，清末的时候，曾有茶商埋下大量的金银财宝。我之所以约他们去那儿，目的之一就是想请

他们帮助寻找一下那些茶商的后人或茶商的坟冢，为普洱茶衰落于清末再找一些证据。他们的离去，让我有些手足无措，到处都是废墟，满眼都是荒草、藤蔓和杂树，我的田野调查一度陷入困顿。但在我之后写下的文字里，对他们的行为，我发出了由衷的礼赞和钦羡。他们都是自然之子，山是父亲，水是母亲，清风白云是姐妹，石头树木是兄弟，林中的一切，全是他们的七大姑八大姨、表亲堂戚、朋友知交。他们完全有理由，在任何亲戚的面前停顿下来，什么藏宝图、阿卡寨，对他们来说一点也不重要。

最后，我一个人去了象明。奇怪的是，老朱和他的朋友们，连个人影也没有。小旅店的主人是我的朋友，年轻时读贝叶经，种稻子，采茶叶，40岁做了爷爷，50岁开了这个旅店，每天坐在门前的竹椅子上，什么话都懒得说，什么事都懒得做，什么人都懒得见。有人住店，头一偏，自有儿媳妇张罗。我问他，北京来的那伙人呢？他说，不知道。

到了晚上，老朱才回来。他们碰上了一个彝族婚宴，被拉入席，一一喝高。说起采访的事和那四个茶人，他的长笑声，不像普通话的音韵，有些浪，弥漫着山野气和酒气，笑毕，倒头便睡，而我则坐在床头，一边用手在空中拍蚊子，一边分析了一下四个茶人应承了我又中途溜掉的原因：1. 害怕记者；2. 怕自己说不好，或怕自己的意思被记者曲解，不想留骂名；3. 根本就不关心宣传，更不想宣传自己；4. 不想来象明，更不想跑到象明来见记者；5. 与其见记者，不如见相好、喝水和游泳。五个原因，第二天早上，我说给老朱听，老朱也觉得应该是第五个的斤两最重。

日落渡

▲ ▲ ▲

在大江掉头的地方，往往都会形成滩头，滩头上往往也会有一个个古老的村镇。澜沧江劈山剁岭，但也有臣服于哀牢山或无量山的时候，甚至于在狮子山这座小山的脚下，它也难以击垮铜墙铁壁般的石崖，只好掉头向南。因此，在狮子山的对岸就有了芭蕉滩，芭蕉滩上就有了一个名叫日落渡的村庄。

村庄叫作日落渡，不是说这儿是太阳落下的地方。村庄以前没名字，抗战时西南联大偏安昆明，学校曾派遣了一批学生到思普地区搞田野调查，写出《水摆夷风土记》的姚荷生便是其中一员。另有一位，只身来到日落渡，见这儿四面崇山阻隔，沧江水急，远听不见战乱的炮声和啼哭，近看不见邻村的炊烟和半个人影，几十户人家或耕或渔或猎，芭蕉和竹林丛中，过的是与世无争的生活。所谓田野调查，听一些操着晋地方言的老人说来说去，除了祖上搬迁之路的迢遥艰辛有些意思外，其他就平平无奇，这人心想，就此作文，断然有仿制《桃花源记》之嫌，且新意全无，便没了著文之心，整日与村民饮酒、唱歌、跳舞。逢到他唱歌时，就将清光绪三十三年学部图书局印行的初等小学乐歌教科书上的

《击壤歌》一唱再唱：“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唱得多了，村民就知道“日入”即“日落”，有太阳回家的意思，晋人流落边地，内心思故土，一伙人酒桌上议过，就把村庄取名日落渡。

日落渡至今也没通公路，但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一天，急匆匆来了一群人，又是人口普查登记，又是访贫问苦，又是村庄的发展规划，弄得日落渡沸腾了好久，差点难以重归平静。这群人走后半年，又来了一些人，放下斧头、砖刀、锯子和墨斗，就号召全村人去山外背水泥和砖头。水泥和砖头背回来，根据那群人的头头的命令，全村人又摆渡上了狮子山，取石的取石，伐木的伐木，弄回了无数的石头和原木。最后，经过一个月的繁忙施工，在村子中央的平地上，建起了一幢砖混结构的大房子。房子落成，一阵鞭炮，匾上的红布掀开，上面的文字是：日落渡供销社。之所以要在此设这个机构，头头说，日落渡还处在封建社会时期，必须让它一夜之间进入社会主义。

有了供销社，哈尼人李海明也因此从县供销社被派到了日落渡来当售货员。那时的日落渡属边境地区，为防止国外不良势力的渗透，组织上还专门给猎人出身的李海明配了一支老式步枪。有些乡下人到城里工作了，如果组织上想让他再回到乡下去，不给个官职，那肯定很难做通他的思想工作的。李海明不一样，他把县城当监狱，一听让他来日落渡，高兴得向供销社主任又是敬烟，又是鞠躬，嘴里千恩万谢。从小在山水间成长，狩猎、喝酒、游荡，山水是他的生死场啊。于是，调令一下，经过短时间的扫盲班培训，李海明扛着步枪，神采飞扬地就来到了日落渡。他一

来，组织上安排的盐巴、散装白酒、煤油、香烟、布匹等一系列日用品和农用物资，也随之人背马驮，源源不断地运抵日落渡。这些东西货柜上一陈列，流光溢彩，日落渡人便排着队来参观，李海明便得意扬扬地向人们讲解手电筒、刮须刀和香皂、牙刷等稀罕之物的用途和使用方法。听到人们啧啧有声，他就从坛子里打出几斤白酒，叫人们尽情地喝。人们喝醉了，就在供销社的门前倒头便睡或又唱又跳，醒了，又接着喝，无休无止，比过年还兴奋、还热闹。

这种生活正是李海明想要的。到县供销社工作以前，他本来是哀牢山上的一个猎人，无羁无绊，自在得像一朵白云。有一天，他在山上发现了一只虎，便一路跟踪，几次想射杀，都不是良机。没想到，这只老虎路过一座村寨的时候，村边的山路上，迎面就碰上了两个刚到村里来搞宣传的工作队员，两个人吓得浑身瘫软，老虎一跃而上，将其中一个咬成重伤，叼起另一个就往山林里走。老虎的身子刚刚进入林中，李海明的枪响了，虎头开花，一击毙命，嘴上叼着的人掉在了地上半天才苏醒过来。为此，李海明被授予了“打虎英雄”称号，还出席了在昆明召开的一个表彰大会。摘掉胸前的大红花，猎人李海明摇身一变，成了县供销社的保卫干部。那时候，同村的人都替他自豪，他的小阿妹，还特意给他亲手缝了一套新衣服，山一程，水一程，送来县城，而他似乎也从人们的掌声和笑脸中，感受到了一份别样的生活的滋味。特别是给他授奖的那位身材高大的老领导，听说是位将军，拍着他的肩，亲切地跟他说：“你这个小鬼，是当代武松啊，比我年轻时强多了，我只是杀了几个人，你却把老虎杀死了，好好努力，

继续为人民杀老虎，如果杀得多，我亲自来看你，继续给你发奖状……”一席话听得李海明热血沸腾，还以为到供销社工作，任务就是继续杀老虎。杀老虎，每月又定期可以领钱领粮票，何乐而不为？殊不知，到单位一报到，领导说他的任务不仅仅是杀老虎，平常还要坐在大门边的值班室，有人来就问问，防止有坏人破坏正常的革命秩序，当然，如果供应科要往边远的基层供销社送货物，他就去护送，护送途中如果遇到老虎，杀上几只也不是不行。可是，几年下来，大部分时间他都待在值班室，供应科送货叫的人工都是些与他同样出身的人，根本用不着他去护送，他想去，那些人晃晃手里的猎枪，说不用，他也就只好再坚持。

请日落渡的人喝酒，第一个月份，工资领下来，李海明便如数结清了。几年的工作经验告诉他，国家的财产是国家的，只有国家一定要给他的，那才是他可以自主支配的。而且，开始的时候，热情好客的日落渡人请他去家中做客，不管吃好吃坏，他都按政策规定执意要付相应的费用，有的人家勉强收下了，有的人家，男主人红着脸，大声地吼：“李同志，如果你要这样整，老子以后再也不去供销社，也请你从老子家的门洞滚远点！”李海明隐隐觉得政策规定也太不讲人情了，而且也不符合袁牢山千年不变的山规，不像老子李海明行事的风格，于是，同样红着脸：“你吼个屁，不收就不收，你以后去供销社，饼干、花生下酒，老子也免费！”胸脯咚咚咚地拍，豪气干云。接下来发生的故事，也果然像李海明自己所言，村里人到供销社去，饼干、花生下酒，统统免费，供销社成了日落渡人的公共场所，大事小事几乎都要在供销社的酒会上议过才算事。村里有个人叫刘高，上过几年学，

有次与李海明讨论什么叫共产主义，李海明酒喝多了，说共产主义就是说，国家的也就是人民的，人民想要什么就可以拿什么。刘高就说，比如酒、红糖、白布，都可以拿了就走？李海明点头称是。

那时候的管理工作据说比较严格，但在山高皇帝远的日落渡，很多事就不一定了。他在供销社的任务不仅仅是销售，另一个任务是把销售回笼的资金，再来收购各种山货、药材和土特产。有时候，人们甚至可以在相同的价位上登记后，以物换物。也就是说，在日落渡供销社，李海明的任务是将源源不断地送来的日用品售出，然后回收干竹笋、茶叶、葵花籽、鱼干、杜仲之类，收支是否平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账目清楚就可以了。在扫盲班上，李海明学过一些账目方面的知识，但远远不够用，他想过请刘高来帮自己，刘高也曾毛遂自荐，不过，他还是决定自己的事就由自己做，就算做得像天书也不麻烦别人。事实上，李海明的账本也果然做得像天书，比结绳记事强不到哪儿去，更过分的是，记一段时间，记烦了，他干脆就不记了。有人来买布，说家里老人死了，等着做寿衣，但钱要等春茶上市，他挥挥手，叫那人记得一定要还上；有人来买针线之类的小玩意，说赊着，他更是不以为意，一杯酒下肚，谁买谁赊，脑袋里全变成一团乱麻，哪还记得清楚。不过，民风并不油滑的日落渡，绝大部分的人，赊的账总是会还上的，还的时候一般还会对李海明深谢有加。要命的是，每天都有人聚集到供销社来，酒一喝起，就没完没了，喝到兴奋处，岂止饼干、花生，很难卖出去的各种罐头，收购进来的鱼干、葵花籽、火腿，什么都可以拿来下酒。地上的花生壳、糖果